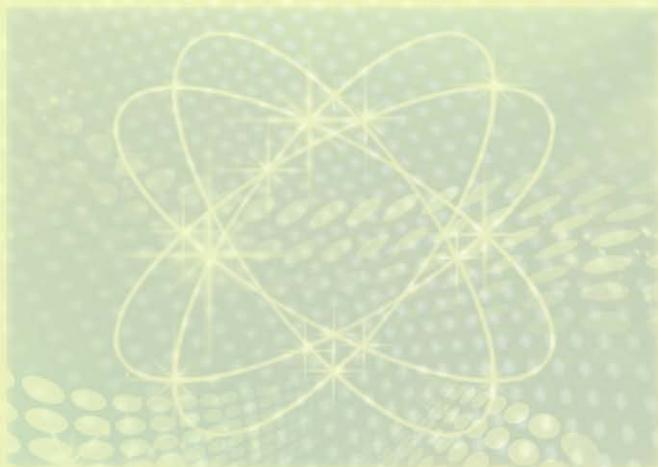


巫 梦 缘

佚 名



导读

《巫梦缘》作者不详，系明清艳情小说。

巫梦，就是巫山之梦，指的是楚襄王与巫山女神梦中幽会、几番云雨的故事。顾名思义，本书说的也是一个男子的艳遇与奇缘。

《巫梦缘》写明朝年间，山东临清有个书生叫王嵩，少年早慧。成了远近闻名的秀才。被号为“神童”。此神童不但文采出众，在性爱方面十分早熟。

王嵩的艳遇津津乐道，王嵩就像走马灯似的，换了一个又一个的美女，诸如卜氏、顺姑娘、鲍二娘、王三娘、露花、汪存姐、罗奶奶、王媚娘、桂姐等等，这些美女都是不请自来，送花上门，有的甚至带点“强奸”嫌疑。美女们的主动积极，除了王嵩容貌姣好、尘柄巨大等艳情小说常见的原因外，相当重要的因素是，王嵩是一个大名鼎鼎的才子；卜氏看中王嵩后，要存儿牵线搭桥，存儿问道：“你为何知道他？”卜氏答道：“一向知道十三岁的小官儿，肚子里文章好，考了三个头名，做了秀才。”然后才夸奖王嵩标致等。其他女子也莫不对这位“头名秀才”格外垂青。于是，佳人与才子两相般配，共效于飞。

本书所据版本为日本中尾松泉堂藏本。

目 录

第一回	二试神童后必达	1
第二回	雏儿未谙云雨事	9
第三回	娇娘大战少年郎	17
第四回	才郎误入迷魂阵	25
第五回	群奸设谋倾寡妇	33
第六回	书生塔下且藏形	41
第七回	天桥楼北读书声	48
第八回	才女持身若捧玉	56
第九回	俏郎君分身无计	64
第十回	贤郡候有心拔士	72
第十一回	大登科罢小登科	79
第十二回	这场喜事天来大	87

第一回 二试神童后必达

晴丝漾碧东风袅，九十风光易老；何处闲花闲草，担阁人多少。
欢娱忽复生烦恼，恰遇落红啼鸟；刚把新愁却扫，又是愁来了。

《右调桃源忆故人》

这一首词，大概说春色恼人，眠不得，坐不得，也只为春风一吹，人人骨里就是无情的也动情，何况多才情种，为此千古才人，伤春悲秋，总是春气秋气，使他骨酥神颤；如今要说一个极风流，又极贞洁的女儿，先说一个极有才，又极有情的男子。这两个生在何府何州何县，做出那样事来。

且说山东东昌，府临清州地方，明朝成化年间，设立了钞关，天下客商聚集于此，是一个大大码头。凡是官船、粮船、货船到这所在，必定停泊几日。故此开行开店的，都做了人家。南边游学处馆的，来来往往，本地读书的人，都比前越多越好了。原有新旧两个城，旧城读书的多，都没有客商，觉得冷静些；新城三街四巷，都是富商大贾住着，十分奢华。偶然有读书的，却又敏而好学，会得中举中进士；有个丁字巷的王秀才，名唤文人，生得一表非俗，娶了妻房李氏，说不尽他的美貌，只是眇了一目，王文人却爱他得紧，常常对他说道：“我看天下妇人，都只该一只眼，就是我也标致，反觉多了一只眼，倒不更俏了。”因此朝弄夜弄，弄成了怯症。做了三年亲，才养了个儿子；为这年是辰年，乳名唤做辰哥，长成三岁。王文人怯症再发，日重一日，烧纸服药，一些无效。腊月廿五日复病，廿八日就呜呼哀哉死了；李氏守着儿子，苦苦的度日。况兼父母俱亡，又无兄弟；只有一妹子，嫁在天桥冯家，是万金的财主。妹子时常送银送米，照管姊姊一家。妹夫是个廩膳秀才，唤做冯士圭；平日也与王文

人会文吃酒，极说得来的。因此也凭娘子周济那孤孀穷姊，就是王文人死的那一年，八月中秋，冯家养个女儿，乳名桂姐，又叫做桂仙，蟾宫折桂的意思。李氏守节，具是冰霜坚操，人人闻知，都是重他。

不觉过了三年，辰哥已是六岁，送与一个蒙师施先生，教他读些三字经、神童诗，他只消教一遍，就上口了。学名唤做王嵩，施先生见他聪明，与众不同，就替他取个表字，唤做高山。朝去晚回，不消两个月，三字经、神童诗，就读熟了。先生一日，出一个两字对，命他对。道：“是举人。”王嵩应声对道：“进士。”先生十分欢喜，来对他母亲说了。竟买大学、中庸与他读，增到每日四行，又每日五行。只是午时就背，再不忘记了。先生一日，又出一五字对，命他对。道是：“只有天在上。”王嵩应声对道：“更无山与齐。”先生惊问道：“古诗原有这两句，你小小学生，如何知得？”王嵩道：“我只觉有先生上句，就有我的下句，连我也不知道。”先生道：“这等看起来，你前世必竟是个饱学，再来投胎的了。再读几年，必然是个神童。”

从此不时讲几句大学教他，复讲也都明白。一连读了三年，四书读完了，又读些诗。这年九岁，先生教导他做破题。

不消两月，竟有好破题做出来。又教导他做承题，越发易了。

只有起讲，再做了半年，方才有些好处。先生道：“我虽是秀才，却已老了！”来对他母亲道：“令郎十分聪明，必成大器；明年须送与考得起会做文字的先生去。我学生过时的了，不可误了令郎大事。”李氏道：“先生说那里话，小儿还是蒙童，求先生再教导他几年。且待他十二三岁，再作区处。只是束修微细，明年再议加些便了。”先生道：“学生岂为束修多少，只因令郎忒聪明了，是个伟器。恐怕学生过时的学究，误他大事。既承王奶奶美意，学生领命便

了。只是令郎聪明，又肯读书，可在大寺里卖书的去处，买一部南方刻的小题文字，待学生精选一精选，一面与他读，一面与他讲，或者也当得明师了。”

李氏欢喜不胜，就在头上取一根小金簪子，递与施先生。道：“求先生在书店里抵他一部，说定了多少价钱，过日去取赎。”

正是：卖金买书读，读书买金易。

施先接了簪子道：“如命。”即时辞了自去，果然取了一部小题文章，把与王嵩读，又讲与王嵩听。

倏忽光阴又过了二年，王嵩已是十一岁，竟开手做文字了。不但四书本经，读得烂熟、讲得明透，连韩柳欧苏的古文，也渐渐看了好些了。此时窍已大开，夜间在家里，毕竟读到一更才睡。但有个毛病，小小年纪见了小丫头们，他便手舞足蹈，说也有，笑也有。偶然邻舍有小女儿，到他家顽耍，他悄悄躲在门背后，看前后没人，就一把搂住，或是亲个嘴，或是扯开那女儿的裤子，摸他那件东西。略大些的，知道害羞，被他搂了搂，摸了摸，飞跑去了。若是六七岁的，不知缘故，他便左搂右摸，不肯放他，立待他喊叫起来，方才放手。

有一日，邻舍金家，一个十一岁的闺女，生得俏丽，也有些知觉的了。被这王嵩甜言美语，哄到自己读书的小房里，扯掉他裤子，把自己笔管粗的小阳物，在他两腿缝里只管搨，再搨不进，一般两个都流滑水，只是都不曾破身。有一曲《挂枝儿》为证：小学生把小女儿低低的叫，你有阴，我有阳，恰好相交。难道年纪小，就没有红鸾照，姐姐，你还不知道。知道了定难熬，做一对不结发的夫妻，也团圆直到老。

且说王嵩把金家的女儿，正擒倒着弄，被李氏撞来，不管三七廿一，一把揪着头发，扯过来乱打。骂道：“小贼囚！你爷因为贪色，

早早的去了。你这贼囚，又这等不长进。”金家女儿提着裤腰飞跑去了，再也不敢上门。从此母亲防备着儿子，除了先生那里去，不轻易放他出门。朝也读，夜也读，又读了二年，已是十三岁了。做的文章，不但先生称赞，连别人见了，真个人人道好，个个称奇。

适值提学道按临东昌府，先打从州县考起，临清州官出了告示考童生，一般纳卷保结，到这日五鼓，已冠未冠约有千人，齐赴试场。点名领卷，州官见王嵩矮小，只好十一二岁光景，问道：“你这小童生，也来捱挤做什么！”王嵩道：“童生小，文章不小。”

州官大惊，便道：“口说无凭，你立在我身边，待我点名散卷完了，便要面试。”王嵩不慌不忙，答应了一声，立在州官案桌边。

不多时，点完了名，散完了卷，州官吩咐各去静坐听题。登时出了个题目，都去做了。王嵩立着不见州官发放，知他事忙忘了，走向案桌前，跪下禀道：“求老爷面试。”州官笑道：“我一时倒忘了，你小小年纪敢求面试，也罢！我另出一题，你在我桌边先做一篇。若好，我当另眼看你。若不通，先打发你出去。”沉吟了一沉吟道：“求面试，求面试，我就出‘如不可求’，你去做来。”王嵩不慌不忙，伸纸和墨，顷刻成篇。递上与州官看，州官展开一看，字画端秀，已自欢喜了。看了题，起句道：“夫求则未有一可者也，而况求富乎？”州官提起笔来密密圈了。又看到中间，更加警妙。句道：“天下贪夫百倍于廉士，而贫人百倍于富人。……”

州官拍案叫绝道：“世间有这般奇才，小小年纪，出想灵快，一至于此。只怕你是记诵得来，偶合此题。你再把本日试题去做，若果与此作一般样好，定然首取。”因问：“十几岁了？”王嵩道：“童生名虽十三岁，不得年力，还只得十二岁。”州官道：“神童二字，

可以相赠。”王嵩一面同人做了两篇。午后先上堂交卷，州官看了，越加称赞。及至出案，竟是第一。

因年小才高，得能面试，府考时，州官在场中散卷散完了，带了案首小童生王嵩，上前禀道：“知州取得一名神童，求老大人面试。”太守看了一看，问了年纪，就教在堂上给桌凳，另出题考他。

州官辞了自去，太守将信将疑，故意出三个理致题目，分明是难他一难。第一个是小德川流；第二个是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第三个是且谓长者义乎。这三个题目，不要说小小童生，凭他那个饱学，也须费力。那知王嵩记性高强，读得时文，何止千篇。这三题都有好文记得，提起笔来，略略改窜，一挥而就。日才正午，太守看了道：“果是神童，只怕一府之中，更无敌手。”吩咐库吏，领去赏了酒饭，依旧补做本日考题。说道：“取你第一。”

王嵩谢了，去领过饭，又补做了两篇，案出，又是第一。

提学道到了东昌府，先考童生，后考秀才。临清是首州，头一日，就考临清童生。聊城童生，点名搜检进去，到提学道案前领卷，领案是王嵩。灯光之下，愈觉矮小。提学道叫：“住了！”问道：“大大一个州，偏是你一些孩子领案。”王嵩禀道：“只论文字，不论年纪，宗师老爷，若以年纪取人，岂不失之。”王嵩、提学道笑了笑。道：“小时了了，大未必然。从第二名派卷，留这夸嘴的小童生，在我案前面试。”不消一个时辰，唱名散卷完了，各依号数坐定。提学道先出了众人题目，才唤临清州小童生到面前，出一个题目是：“童子见”三字，王嵩就立在案桌边，磨起墨来，也不起草，提笔就写。提学道见他写过了破题，叫：“取来看！”只见破题道是：“圣人之见童子，见以童也。”提学道点点头道：“有些意思！发与他做完了拿上来看。”不消一个时辰，王嵩已做完了。送与宗师看。

看到中间二比，道是：“童子之互乡，则习相远，习相远，不可见也，互乡之童子，则性相近，性相互乡，不可见也。互乡之童子，可见也，童子之近，可见也。”提学道大加称赞，便吩咐：“天色尚早，可归本号，做完了本日二题，若果如法，仍当首取。”王嵩领了卷子，照号坐定，去做那两篇文章，还是他头一个纳卷。提学道看了叹道：“神童！神童！”就面取第一，有诗为证：谁道童心乍离胎，居然夺却锦标还；文章处处逢青眼，报道神童得意来。

且说王嵩连考三个案首，那个不知，那个不爱。喜得个母亲李氏，手舞足蹈，姨夫冯士圭，也道：“外甥大才，不久必成大器。”

对他娘子与女儿道：“此子果好大才，但从来神童每每夭折，看他五六年，若像个有福禄青的，便把我家桂仙配他。”这个口风，冯家娘子传与姊妹李氏知道，故此临清势利的人家，常常央媒人来说亲，要招王嵩为婿。李氏道：“我只得一个儿子，又且年幼，还不是定亲的时候。”就大家停住了。说便这般说，冯家看得王嵩比前大不同，心里头招他为婿，凡攻书费本、进学使费、谢师礼仪，都从这姨夫家送来。迎送了新秀才入学，王嵩领了谢礼，先到施先生家叩拜了。次日就去拜见姨娘姨父，拿一个愚甥名帖到冯家来。先让姨父姨娘请坐，待孩儿叩见。夫妻二人不肯坐，却同受了他四拜。王嵩又请表妹见了，冯士圭只为要招他为婿，回言道：“有不相见哩！桂仙尚未梳洗，贤甥且到书房里少坐。”

王嵩随了冯士圭到书房里过午。不题。

且说桂姐已十一岁了，读了几年书，通文识字，也是一个女中才子。听得说表兄是个神童，一连考了三个案首，心上已抵慕他，又听得父亲前日的话，巴不能够见他，看看近来长成如何了？那知冯士圭回了，不得一见。桂姐叫大丫头露花，吩咐他看王家小官人，在那里

留饭。露花去不多时，回覆桂姐道：“在书房里留饭，只得老相公独自陪他。”桂姐年小，还不晓得什么，只是爱才的念头，却比私心反急，忙忙叫露花跟随了，走到书房门口去张那表兄。只见：眼含秋水，肌映春花，清素之中，微流丽藻，风尘之外，独秀瑶林，叹天骨之多奇，喜人姿之偏挺。行见士林耀彩，百尺无枝。但逢笔阵交锋，一战而霸。

桂姐看了一眼，叹道：“两三年不见，长成得恁般俊伟，这定是个举人进士，我爹爹却愁神童每每天折，岂不是过虑。”露花问道：“王家小官人，今年几岁了？”桂姐道：“大我两岁，今年十三岁了。”露花道：“桂姑娘嫁了这样一个姐夫，也不枉了聪明美貌。”

桂姐笑道：“这丫头坏了。”那知笑得响了些，被王嵩耳快，已听见了。举眼往门外看，但见：

四尺身材，十分颜色。腰如约素，肩若削成，皓齿内鲜，丹唇外朗，如池翻荷而流影，宛风动竹而吹衣。

忽露面，则出暗入光；乍移身，则含羞隐媚。有情有态，如合如离。安得夜托梦以交灵，敢望画骋心以舒爱。

王嵩本是多情种子，见了这般美貌，魂飞天外，魄散九霄，心上想道：“怎得表妹这样女儿为妻，也不枉了人生一世。”只因姨父冯士圭前日的言语，母亲为有“夭折”两字，不曾对儿子说，所以心神恍惚，惟有羨叹；两下里正看个不了，姨娘走出来，叫了女儿进去。王嵩一心对着娇姿，不觉手里酒杯，竟脱落在桌上了。

冯士圭回头一看，桂姐已去，并不见人；也就大家不觉了。王嵩辞以不能饮了，吃了午饭，起身又入内里。谢了姨娘，告别前去。

回家思思想想，只恋着表妹桂姐，还亏未知女人情趣，想了几日，也就丢开了。只是桂姐心里时时刻刻，指望爹爹心回意转。招表兄为婿。正是：白云本是无心物，却被东风引出来。

第二回 雏儿未谙云雨事

春光帘外还依旧，惟有这耐春人瘦：花片易消残，正值清明后。
莫将闲事和人厮斗，随分消磨春尽。谱到乱红飞，谁耐眉儿皱。

《右调海棠春》

这一首词，也只说风情大概，春间倍觉关心。尚未知孤男寡女，有许多做又做不得，忍又忍不住的苦处。

且说王嵩在冯家回来，想那桂姐，也只几日忙，就丢开了。他那丁字巷里，隔得十来家，有个刘秀才；秀才亡过了两年，妻房卜氏守寡在家，倒也冰清玉洁。只是生得俊俏，又识一肚子好字。闲着时节，把些唱本儿看看，看完了没得看，又央他兄弟们，买些小说来看。不料他兄弟买了一本《天缘奇遇》是祁羽狄故事。上面有许多偷情不正经的话。卜氏看了，连饭也不想吃。直看到半夜，才看完了。心里想道：“世间有这风流快活勾当，我如今年纪已二十四岁，这样事，只好来生做了。”说便这等话，好不难过。睡上床去，再睡不着。对着里床；空荡荡的，没个人儿；对着外床，只见桌子上点的灯儿，半明不灭，好不孤凄，叹口气道：“我又无儿子，只养得一个女孩儿，前年出天花又死了。本不消守得寡，受半世的苦楚，只是舍不得丢了家私嫁入。”这一夜就睡得迟些，不觉大寺里，又撞钟了。有《挂枝儿》为证：熨斗儿熨不开眉间皱，快剪刀剪不断心内愁，绣花针不出合欢扣。嫁人我既不肯，偷人又不易偷。天呀！若是果有我的姻缘，也拚耐着心儿守。

卜氏想了叹，叹了想，一夜不得安眠。毕竟想道：“且偷个标致人儿，再做理会。家里雇的人，不消说是粗蠢，一个小厮只十五岁，倒也伶俐。叫他寻个把人儿也好。只是他寻来的未必中我的意。须等

我自己看中了一个，叫他去走脚通风，这使用得着了。”打算定了，反睡了去。直到巳牌时候，方才起来。

从此以后，把十五岁这个小厮也待得越好了。每日无事，常到门首，闪在门背后，看那来来往往的人，指望看上个好的，叫小厮做脚。那小厮叫做存儿，原是永平县人，十二岁时节，来到临清，雇与刘家使唤。已过了三个年头了，年纪渐渐长成，见卜氏完了两年零三月的孝，打扮得妖妖娆娆，不比当初老实了，心下疑惑，又不见有一毫走作。只是常常在门首看人，不像寡妇的规矩。存儿心下虽如此想，却不敢半点放肆。只因他家原半富不富，大丫头大了，已卖与别家。只一个小丫头，才十一岁，夏天提不起洗澡的汤，还是存儿提进房去。北方的热不比南方，人家男男女女，十日里面拣历本上沐浴日子，洗一两次澡。临清南方人住得多，人家男男女女，都学了样，喜欢洗澡。也有两日洗一个澡的，也有一日洗一个澡的。偶然一日，天气十分燥热，卜氏热不过，叫取澡水来，虚掩上了房门，把上盖的纱衫儿，已脱掉了。下面脱掉纱裤，只拴了一条单裙，存儿提了热汤；突然推门进来，倒吃了一惊。但见：脸似红桃朵朵鲜，肌如白雪倍增妍；虽然未露裙中物，两乳双悬绽又圆。

存儿见卜氏脱得半光，往后一退，不敢竟入。卜氏笑了一笑，骂道：“小贼精，我脱得精光都被你瞧见了，快拿汤进来，你自退去。”存儿提进汤来，倒在澡桶里。卜氏道：“你带上了房门去罢。”存儿走出房来，把门带上，悄悄的躲在外间，打从板缝里张。

那时天也还亮，又不曾关窗，明明白白看见里面的。只见卜氏把裙子脱了精光光，看出那件东西。比身上还白些，一根毛也没有，就如上白面做的馒头，露着上半截缝儿，好不有趣。存儿是十五岁了，二月生日，极得年力，差不多是十六岁了。平昔又曾与人弄，换来换

去，已不是童男子了。却从不曾见女人阴物，一见了这好东西，不觉半大不小的阳物，立挺挺竖起来，把手去搓搓捻捻，好不难过。两只眼却只看着里面，卜氏坐在桶里，洗了一阵，叫一声：“小瑞儿！来替我擦擦背。”那小丫头在外顽耍，那里叫得应。卜氏骂道：“这小歪刺骨，不知往那里去浪，再也叫他不应。”自己把手擦了一阵，又把身子向外仰着些，兜着水洗那阴门，洗了一阵，口里叹道：“我小小年纪，这般生得娇嫩，又有这光光肥肥，紧紧扎扎一件浪东西，苦守着寡，再不得个标致致致、风风流流的小伙儿，陪着我睡。天唉！教我怎了！”长吁短叹了一会，又叫声：“小瑞儿奴才。”那小瑞儿丫头，正打从外面来，应了一声：“唉！”飞跑进来。存儿躲避不及，被他看见了。问道：“存儿，你在这里瞧什么？”存儿慌忙往外跑了，小瑞儿推房门进去。卜氏骂道：“你这歪刺骨，那里去了，再也叫不应。”小瑞儿道：“茅屋里撒尿哩！”卜氏道：“你和谁说话？”小瑞儿道：“是存儿，打板缝里往里面瞧。”卜氏道：“我在这里洗澡，这小贼囚不知瞧什么？”慌忙展乾淨了，起来穿了衣服，吩咐：“小瑞儿，叫存儿来，等我骂他。”小瑞儿忙叫声：“存儿，奶奶叫你哩。”存儿只道当其恼他，慌慌张张走进房来。心里打帐死赖。只见卜氏带着笑骂道：“小贼囚，家主婆精身子洗澡，你瞧什么？好大的贼囚。”存儿道：“小的不曾瞧见什么？”卜氏又笑道：“你听见我说什么不曾？”存儿不见十分发恼。已自放下胆了，也笑笑儿道：“听见的。”

卜氏道：“你这贼囚该死，我也不打你了，有一件事教你去做，做得来，赏你一件道袍穿。”存儿道：“凭奶奶要做什么，小的都会。”卜氏道：“贼囚不要浪，谁要你做什么，这胡同子里，有个小秀才姓王，你认得么？”存儿道：“隔得七八家，怎不认得？奶奶你为

何知道他？”卜氏道：“一向知道十三岁的小官儿，肚子里文章好，考了三个头名，做了秀才。论起来，今年已是十四岁了。前日我在门首张街，他走过去，一表人才，又标致，又长大像个十五六岁的光景。这几日连连见他，好不动火，你去打合他来和咱睡几夜，就做一领青道袍子赏你，正要看顾你哩！”存儿笑嘻嘻的道：“小的明日就去。”卜氏叫声：“小瑞儿你来，我明日教存儿出去，你在昨日汪奶奶家送来的坛里，打出一壶苏酒来赏他。”小瑞儿应了，打酒把存儿去了。不题。

卜氏这时节，恨不得明日就弄得王小秀才来，搂做一处，弄做一团，有一曲《吴歌》为证：弗见小郎君来心里煎，用心摹拟一般般；开了眼睛望空亲个嘴，连叫几句俏心肝。

莫说卜氏在家，想念王嵩。

却说王嵩自从进了学，那些同进的朋友，道他是少年高才，三三两两，请他吃酒或是会文。又有那不学好的，见他生得俊俏，指望骗他做男风的勾当。真正门多车马，户满宾朋。但他心性古怪，若是茶前酒后，那不学好的，哄骗他做男风，他便骂起来道：“我又不是小唱，我又不走雇与人家糙秫秫的。这等可恶！”从此就不与这朋友往来了。若是三朋四友，请他到娼楼饮酒，他就飞也似的瞒着母亲去了。一般说说笑笑搂搂亲亲，像大人模样。要留他睡，他便推故走了。

偶一日，正打从家里出来，刘家的存儿上前迎着道：“王大爷，小的有句话要禀。”王嵩道：“你是那一家，有什么说话？”存儿道：“知己话，没人去处才好说。”王嵩道：“也罢，你这里来。”重新走到自己门里道：“这里没人来，你只管说，不妨。”存儿道：“小的就是北首刘家。”王嵩道：“北首刘家，你秀才相公死了，谁

教你来?”存儿道：“相公死了两年多了。主母只二十多岁，守着寡，上没有丈夫，下没有儿女，慕这里大爷文才高，人物好，叫小的请大爷去说话。”王嵩道：“说什么话!我年纪小，胆子自然不大，一个寡妇人家，怎敢进他家里去?”存儿道：“不妨事，家里有一个看门老头儿，一个雇工人，只挑水做灶，买东买西，不敢走进房里去。小的和一个小丫头答应奶奶，并没闲杂人出进，后门通着后街一带高墙，都是咱家的楼，没什么邻舍。大爷进去，神不知，鬼不觉包管大爷有好处。”王嵩道：“我也是风流人物，不是假道学，老头巾，装模做样的。只是胆子还小，慢慢商量停当，才敢进去。你家奶奶我从不认得，几时先把我瞧瞧，或者我动了火，胆子就大起来，也定不得。你如今回去，多多回复你奶奶。事宽则完，从容些儿好。”存儿应了，各自分路。

王嵩往南去了，存儿到了家里，一五一十说与卜氏。卜氏道：“何不扯了他来?”存儿道：“奶奶也得他肯走，怎好扯得他来!”卜氏道：“小瑞儿，再打出一壶酒赏他。”从此存儿日日去请，有时王嵩出去了，遇不见；有时遇见了，说了几句，又没工夫。足足走十多日子。

这丁字巷里，有个光棍，唤做丘茂。起初原在钞关顶个铺家，为做事诈奸，被官赶还了。终日闲游，做些不好的事，平昔拐了存儿，做些男风勾当。这几日间，当见存儿走来走去。丘茂问了他几次，百不肯说，只因走得不奈烦了。偶一日，丘茂同存儿在酒店吃三杯，又问起缘故，存儿酒已七八分了，失口把上件事说出。丘茂道：“兄弟，你食在口头不会吃，待我教导你，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你后来不可忘记了我。”存儿听了他的奸计，不觉手舞足蹈起来，谢那丘茂。道：“我的哥，多谢你教导，待我做起来看。”回到家里，就吊

一个谎道：“约是约了明日，只是他说年纪小，颠倒怕羞，直待一更天，打从后门进来，房里不可点灯，悄悄上床睡，五更天未亮，就要出来。小的领着他，依旧打后门出去；奶奶若依得这话，小的明日凭他怎么忙，也扯了他来，慢慢的十日半月与他熟了，奶奶和他在灯儿下，吃些酒，做些事，料也不怕了。”卜氏道：“我也从没有干这营生，有些怕羞，吹乌了灯，等他竟上床来，这是极好的了，有什么不依得。”说言末了，就在袖子里，汗巾儿上，解出一块银子，约有一钱四五分重，赏那存儿，道：“你这孩子，倒也肯用心，把你买些东西吃。”存儿接了道：“小的再去看看王大爷，可约他一声也好。”卜氏道：“你自去。”

存儿拿了银子，就如那贫儿暴富，思量去请弄过屁股的四喜儿。跑了一回，寻四喜儿不见，却劈头撞见了小王，半醉不醉的，道：“你家奶奶，既有我的心，如何不在门首与我相看一相看，也动动我的火，好约个日子哩！”存儿道：“大爷既要相看，小的回去与奶奶说了，明日早饭后，就在门首，王大爷只当走过去，就好看见了。”

王嵩道：“就是如此，我明日来看。”存儿回家里来，把方才的言语，又与卜氏说知。卜氏道：“我脸儿好，年纪小，不怕他瞧，夜里要吹乌了灯，等他日里瞧瞧，也动动火，进来也走得快些。”

这一夜整备，第一遭重整风流，此时已是七八月秋天了，暖了酒，自斟自饮，吃得半醉，把被重熏了，在坑上不便，床上重铺铺席，就像小娘儿迎接孤老的，又像自己填进个新郎的，正是那：花迎喜气皆含笑，鸟识欢情亦解歌。

到了次日，卜氏打扮起来，梳了个苏意头儿，上身穿一件浅桃红软纱袄儿，罩一件鱼肚白绉纱袄儿，穿一条大红绉红裤，雪白绉纱